

清代
禁燬書叢刊
第一輯

九
野
談
纂
(下)

明·不著撰人

偉文圖書公司印行

明·不著撰人

九朝
談纂
(下)

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印翻勿請・有所權版

號叁伍零第字業臺版局證記登記登准核局聞新院政行

清代禁燬書叢刊

九朝談纂 (下)

精裝三冊定價：新台幣一、〇〇〇、〇〇元
美金二六、四〇元

發行人：洪 清 泉

臺北市承德路五九巷六號二樓
電話：五九一三五一七

撰 者：不 著 撰 人

發行所：偉文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信箱：臺北第六八一九八一號

電話：五九四二一六（八號三線）

郵撥：第一〇四〇四三號

印刷所：東 陞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德昌街一八五巷四十七號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八 月

（本書係中央圖書館所藏）

Published By Wei-Wen Books & Publishing Co., Ltd.

P. O. Box 68-981 Taipei, Taiwan, R. O. C.

Tel: 5941116-8

九朝談纂

憲宗

憲宗好生每奏讞大辟多所宥減不得已而行刑其日必卻八珍之奉默坐焚香哀矜之意惻然見於玉色仁之至矣

大長公之_王子周賢於

憲宗爲甥中丙午鄉闈丁未會試

太后賜膳於場中以不合式下第

憲宗聞之但曰孫兒尚幼畧無怒意此天地之公也

楊暄景和者比人善彩漆之藝亦智謀士也天順間錦衣指



揮門達擅生殺之權多陷害人同時袁彬指揮者

英宗北狩有譏蹕切爲達所聞久在散地

憲宗初立達恐其逼已令邏卒發其陰私欲置之死地暄素不識彬因抱不平之氣爲彬訴屈遂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方大監裴璫擊毬遽令達逮問暄至其廨達陳諸淫刑怒暄暄神色不變伴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素係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閣老李賢與君侯不善故爲此本使暄投進亦不知中言何事達聞之甚喜方飯至因以酒實

其直早朝達以其情復奏

上命中官押諸大臣會問于午門之前方引暄至達欣然謂賢
曰此皆老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忽驚訝暄即曰此達
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
餘事畧無餘蘊監押官與諸大臣皆曰達不得辭其罪矣錄
詞以進

上命法司正達罪謫戍廣西以死暄得脫後復寵任如故京師
人多能道其事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自重嘗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尚

書者不欲言其名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詔以他往
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鉞亦
在高父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鉞
突而倡之再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
力而何蓋誚其非有德學所致也既而揖公坐高曰昔王振
用事六卿多通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
議高也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戶部曰公其聖人高驚訝
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
謂聖人辯之亶亶將百言衆喘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

以事敗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自脇下生一男後余按宿召視之
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醫官之甥先是母娠時脇腫如癰此就
褥母亦昏暈不知比甦視脇已平斑痕甫合乃知脇下子狀
貌須磊落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決非聖賢他日或作一
高僧耳蓋誕之異也

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為詩次年
憲廟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詞騎虎之勢
不能下狡兔三窟將何之神龍未遇因淺水虺蛇鱖鱉爭雄

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候也作供奉官聞

鷄亦是五百兒

傑大下陞走牧猪奴獻令人嗤

嗤笑也

成化十三年暹羅國遣使臣坤祿羣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

來方物內亞美乃汀州人士謝文彬中國人也至南京其姪

謝瓚乃識認之爲織造異樣花色段疋及貿易番貨事發自

稱昔年因販鹽爲大風飄入本國遂仕本國官至岳坤猶華

言學士之類福嘗謂外國使臣多非本國夷人皆中國士人

爲之蓋外國去中國既遠無從籍考中國又憚恐失遠人之

心故厚償其價而款待其人皆厚往來之意焉知彼國差來之人

國四方之虛實軍馬之盛衰比虜之強弱下至經商莫不周知以去故今外國稍有憑陵之意皆此輩之爲也

成化壬辰三月鷹揚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六七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荅可怪及觀醫書治其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言人語謂之應聲蟲當服雷丸自愈則知乃疾也非怪也

以上俱青溪駁筆

聽選監生袁慶祥江西袁州人進一

本內言

朝廷賞賜過多所入不當所出刑部尚書董芳

不能執法打辱屬官又欲簡慎知縣正本清源從學校胥監始黜去衰老以上貪污起用高明夏埴張元禎羅倫奏入送

東華門外打五十

以上病逸漫抄記

太監錢能女直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成化間能號三錢米鎮南關其怙寵驕蹇貪淫侈害古所未有不能悉記有二事最可資笑語者雲南有一富翁癩其子頗孝

汝父癩傳

於軍士不便且父老矣今將沉于滇池其子出厚貲乃免又王姓者業賣擯擲致富人呼爲擯擲王家則執其人曰汝庶民也敢惑衆僭號二字王復出所有方兄後繼之者雖貪求無厭聞斯事未嘗不爲發笑也能後雖挑釁安南三原王端毅公挫其虐害尋設守備南京後老死京師不識天道何在或

言其幼畜錢寧于溘晚俾專鑰能利病其所有遂進毒于能而
死寧初名福寧兒者是也李巡檢之家生子能則能之報亦不爲
無也 成化丁酉王端毅公恕來巡撫雲南不携童僕惟行
竈一竹食籬一服無紗羅日綴唯猪肉一介豆腐二塊菜一
把醬醋水皆取主家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童隨
行恐教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己奉公
豈肯衆人壞事云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其後公爲吏書予
見公衣服飲食雖不侈而亦如嘗後見公祭兄文有曰昔往
撫滇人皆言錢能勢不可犯犯即有大禍唯公勸從正果遇

禍兄以死理說雪從此觀之說公畏天憫人固非利害所能誅而兄之賢亦有以助公之氣與志也

淳安商文毅公輅自鄉試至廷試皆第一百五十年一丹無比但人不傳其功業然觀成化中太監錢能怙寵敷雪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左副都御史以去能甦困此亦後來典機務者所未見也及王公舉劾能罪而眉山萬公安大名王公越乃受能賂沮之皆任事大臣也而賢不肖相去遠矣

三原王公既回錢塘景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胡亮
迎宴于平夷~~館~~問亮曰比王某如何亮曰甚好敬重公公不
同能微笑曰某何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
他提草鞋耳夫以能之怨王公而本心難泯至如此爲士者
可不務乎

黃參議金鳳陽定遠人也爲予言成化中曾見乙達廢人內
官呼爲大哥見生員通不識內官爲言之皆唯唯其時亦老
矣而身材甚矮

以上俱南園漫錄

李應禎先生當

憲朝時以中書舍人供奉內侍閣有詔命繕寫佛經禎辭以不
可其奏畧曰臣聞凡爲天下國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也
憲考可其奏遂寢至今諫章猶存余嘗從陳氏得觀之說者謂
其鯁直有古內史之風爲東白先生張吏侍廷祥云自登朝而
內閣待中官之禮凡兇變先時

李文達公賢爲首相司禮監巨璫以議事至者便服即見之
事畢揖之而退說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
之分列而坐閣老回西太監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三常靈其
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出閣後南閣老輅送之下階後萬閣

老安又送之內閣門矣今凡調

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

出其余或使少監并用事傳命而已

東白先生張公元禎以太常卿兼掌教乙丑科庶吉士先生

以道李名世嘗爲予言自小子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初登朝

見士大夫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意蓋指文達李公輩也再登朝見

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意蓋指李文正公輩也及今次登

朝見士大夫多講命爲之微笑是時靳少卿賁徐侍讀穆皆

好權星而翰林諸先生每會晤間皆喜談五星三命故術士

遊京師者多獲看利亦一時之嚮風也

以上俱蘇山外史

江西貢士羅倫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春闈發程以家務所羈晚至京師舍館盡爲他人有之覓一晦室塵垢邈梁歸除間梁上墜下一軸羅素絲箋舒視之模糊莫辯乃以水固浣之圖有一枝上栖一雙鵲疑書報元三字羅懷之圭角勿露至揭曉二人皆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吳文定寬公別號匏菴少嘗就某師受孝師出偕諸父二三詣土地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師夢有土神冠裳楚乞告曰令徒見譴天曹筆也無所施計冀師爲我釋之結旦師訪諸徒得之匏菴力命爲洗滌之匏菴復如祠竟書免